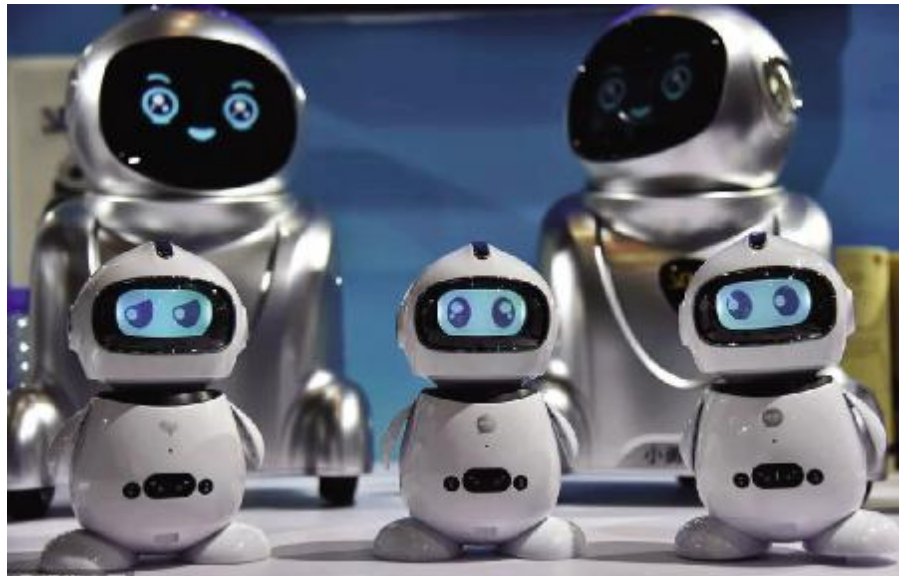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家统计局发布 13 个新职业信息

首批新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



“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、无人机驾驶员、电子竞技运营师……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统计局日前正式向社会发布 13 个新职业信息。

作为自 2015 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职业,这些职业新在何处?吸引力在哪里?到底好不好干?来听听从业者怎么说。

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: 挑战、压力、成就感

“我的工作简单说就是教机器学习,因为每天都会面对很多变量,所以觉得很有挑战性。能够把打通的模型,泛化到具体应用场景里去的时候,就会特别有成就感。”

邓射卫现供职于国内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,从入职时的普通程序员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人工智能工程师,这名“80后”只用了短短七八年时间。在他看来,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,技术的进步让人们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,而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贡献。

“当然,有挑战就会有压力。比如让不少人羡慕的‘弹性工作时间’,我们内部都自嘲,实际上不是弹性上班而是弹性下班。”邓射卫笑着解释说,因为任务总量是一定的,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上下班,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去完成。“这个职业必须保持一种不断学习的状态,所以才给人的感觉比较‘宅’吧。没有定力、坐不下来的性格,可能就会不太适合。”邓射卫说。

无人机驾驶员: 自由、新鲜、体验感

“压副翼、轻推杆,对,保持住。”在北京

郊区的一所无人机培训学校内,伴随着旋翼轰鸣,“90后”小伙杜宏渊正在向学员们讲授飞行要领。

2015年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,自由新鲜的职业体验和每月万元左右收入水平,让杜宏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班考证,在一家公司做起了专业无人机驾驶员。“不少年轻人都会有个向往蓝天的飞行梦,无人机正好给大家这么个机会。”

杜宏渊骄傲地告诉记者,在做教练之前,自己曾经执飞过航空摄影、电力巡检、农业植保等很多任务,也因此去了不少平时难得一见的地方。“确实很长见识。”他说。

这两年,随着市场对无人机教学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,杜宏渊又在公司的组织下,通过了无人机教员资格考试。现在每年经他培训的持证无人机飞行员,人数已接近 500 人。

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: 轻松、个性、创造性

阳利军是长沙三一重工的焊接班长,他身边的机器人“同事”逐渐增多。

“刚和机器人合作的时候,一下子 90% 的工作都由它接手,感觉实在太轻松了。”阳

利军说,焊接机器人由四节臂组成,非常灵活,许多人很难焊接到的刁钻角度,它却能进行“花式”焊接。

“地板总成机器人”由一个焊接机器人、一个焊接夹具和一个吊具组成。阳利军在每日工作前都需给机器人进行擦灰、检查线路、清理枪头等,装上产品零件后,由机器人负责接下来的焊接工作,完工后阳利军再检查产品,这样整个流程就完成了。“机器人的好处就是工作效率稳定,成品质量高,这是人工很难做到的。”阳利军说。

在阳利军负责的总拼线上,除了“地板总成机器人”,还有负责驾驶室的焊接、抓取与合装工作的机器人。总的来说,这条线上,有 2 个环节是由 5 个工人完成,其余由 11 台机器人完成。

对于机器人替代人工的一些说法,阳利军并不感到担心。“我们有创造性,可以完成复杂的、临时性的、个性化的工作,所以虽然机械自动化是工业制造的大趋势,但人工依然有优势。”

电子竞技运营师: 误解、枯燥、快节奏

“其实社会上对电子竞技行业还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,从本质上来说,电竞更类似

于体育比赛,而不是纯粹的电子游戏。”说起自己所从事的电子竞技运营师这一职业,1991 年出生的小伙王飞快人快语,一开腔就急着进行解释。

作为上海一家电竞俱乐部的运营管理人员,他平时主要负责所在俱乐部的品牌推广和赛事运营。“之前我在媒体行业工作了几年,后来发现职业电竞领域发展很快,自己又比较感兴趣,就选择了转行。”王飞说。

他告诉记者,目前自己所在的俱乐部已拥有职业电竞选手 70 多人,参赛项目包括“英雄联盟”“王者荣耀”“绝地求生”等等。选手们不但要接受每天 10 个小时以上的枯燥训练,一年还要有三分之一时间用来出差,参加各级游戏职业联赛,无论是电竞选手还是运营师,工作生活节奏都非常快。

“对于不少网友来说,打游戏是一种放松休闲的方式,但是职业选手会考虑积分排名和相关的收入变化,这就像是篮球爱好者和职业运动员的区别。”王飞解释说。

王飞表示,从入选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,到列入国家新职业目录,电子竞技行业发展正在逐渐走向规范。“这个职业不是你天天泡在电脑前,就一定能出好成绩,更多的还得看天赋和团队配合。”他强调说。(汤阳 陈泽国)

网红年薪百万?

仅有 20% 的头部网红群体能赚钱

坐拥 1200 万粉丝 95 后男孩走上创业路

四川 95 后男孩敬汉卿,在全网拥有 1200 多万名粉丝。在网络上,他是个“年收入上百万”的爆火 IP。在生活中,他是个腼腆的大男孩。

“我从 2014 年起,就开始做短视频制作,当初只是单纯爱好。”遂宁男孩敬汉卿专科毕业后,独自北上成了北漂。每天晚上下班后,他会拿出两三个小时做短视频。“我没有其他的爱好,拍短视频就是我全部的爱好了。”

不过,在头三年里,做短视频没有给敬汉卿带来一分钱收入。

2016 年起,短视频的浪潮逐渐兴起。敬汉卿越发确认自己要往职业的短视频道路走,那年起,他坚持每天更新一条短视频。

通过 2 年的积累,敬汉卿从收入几千元,变成了月收入上万,同时,也积累了很多短视频创作经验。2018 年下半年,他召集了身边六七位朋友,注册了公司,开启了他的

短视频创业之旅。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,敬汉卿觉得,完成了一次质的转变。

投靠网红孵化公司 90 后女生瞄准母婴领域

除了像敬汉卿一样,选择自己成立公司外,大多数网红的出路是另一种方式——投靠专业的 MCN 公司,俗称的网红孵化公司。

成都 90 后女生李井怀孕 5 个月时,在某内容平台写了一篇母婴类科普文章,被 MCN 机构看上,之后她便成了一家 MCN 下的签约艺人。

“我本来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,从小有个当主持人的梦想。”李井告诉记者,从 2018 年 11 月份起,她携带着众多流量,开始在微博上做短视频内容。

“操作方式很简单,拍摄的内容由平台规定,我拍了短视频素材发给平台,由专业人士帮忙剪辑,主要瞄准母婴类创作内容。”

经过专业机构包装,半年时间,李井的微博粉丝量涨到 20 万左右。

谈起为什么做这一行,李井说,主要是看重了“母婴”这一细分内容创作领域。李井认为,相比直播领域,短视频的内容创作时间更自由,可以专注一些优质内容,而很多短视频细分领域都还是一片蓝海,比如母婴内容创作。”

谈到短视频变现,李井说,短视频博主主要收入集中在广告和卖货两方面,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据,但李井说,“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挣钱”。

市场调查显示 仅 20% 的头部网红在赚钱

根据易观《2017 年短视频 MCN 行业发展白皮书》,2017 年中国互联网泛内容 MCN 机构数量已经达到 2300 家,预计 2018 年将达 4500 家,其中短视频 MCN 机构的数量占比达 73%。2018 年短视频 MCN 机构将达

3300 家。

作为一家短视频 MCN 机构,成都洋葱集团孵化了包括办公室小野、代古拉 K、七舅脑爷等 IP,并且组建了自己的 IP 矩阵,靠着内部的网红孵化机制,甚至可在 1 个月就孵化一款爆火 IP。

即便如此,洋葱联合创始人聂阳德也透露,在公司内部,网红的淘汰机制也十分激烈,不是所有的网红都能赚钱,能赚钱的也就 10%-20% 的头部群体而已。

作为一个短视频的爱好者,敬汉卿却很乐观,他认为,对于内容创业者来说,依靠的还是不断创新的内容。面对持续涌入大量内容创业者的短视频领域,敬汉卿似乎并不感觉到压力山大。

他认为,短视频在未来仍有很大的空间去挖掘,随着互联网技术、5G 普及,表现形式会越来越多样化,时代会变,思考方式会变,但最终的核心仍旧是做好优质的内容。(华闻)